

交错的场景

故事之后还有故事，真相之后还有真相。

[日] 松本清张 著 徐建雄 译



松本清张

Seicho Matsumoto

渡された場面

交错的场景

〔日〕松本清张 著 徐建雄 译

渡された場面
松本清張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交错的场景 / (日) 松本清张著 ; 徐建雄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96-2674-8

I. ①交… II. ①松…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7063号

WATASARETA BAMEN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76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 2019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8-633

交错的场景

作 者 / [日] 松本清张
译 者 / 徐建雄

责任编辑 / 戴 铮
特邀编辑 / 孟 南 谢 迟
封面装帧 / 刘 倩 辛国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 × 1270mm 1/32
字 数 / 158 千字
印 张 / 7.25

ISBN 978-7-5496-2674-8
定 价 / 38.0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交错的情景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

1

坊城小镇是一座面向玄界滩的渔港小镇，位于佐贺县唐津往西大约三十公里处。渔船从这座小小半岛的突出部出海，往来穿梭于壹岐、对马的洋面，其往返的范围甚至可远达黄海领域。

说起来，花街柳巷也算是老渔港的副产品了。这里也不例外，曾一度艳名远扬。小镇环抱海湾而建，东西两侧岸间有渡船跨海往返。西岸曾经是秦楼楚馆荟萃之地。当年，每天早晨，西岸各家的老板都会派出小船，将风流客送回东岸，而西岸的姑娘们会倚靠在小楼的栏杆处，朝船上的一夜情郎挥舞起长长的袖子，不时发出娇滴滴的呼唤声以示惜别。早晨海面上的雾很浓，船摇出一段后，西岸的小楼和俏丽的身姿便看不到了。但坐在船上的客人们，依然能够听到清脆悦耳的莺声燕语，使人倍感离愁别恨。

然而，这样的风流场景如今已荡然无存。花街柳巷拆除了，原来的秦楼楚馆都改造成了公寓、旅馆或饭店，楼下临街处也建起了酒吧。但是，昔日烟花楼宇的轮廓依然如故，每到夜晚，高

高屋檐上挂着的旅馆或酒吧的霓虹灯，总会将艳丽的色彩投射到昏暗的海面之上。

从外地来坊城小镇的游客不算少，尤其是春天到秋天的这段时间里特别热闹。夏天时会有专门到附近沙滩上洗海水浴的客人，春秋两季则不乏前来钓鱼或驾船游玩的游客，专程品尝美味鱼鲜的旅游团队也络绎不绝。几乎每家旅馆都有鱼池，里面养着清晨从出海归来的渔船上买来的活蹦乱跳的鲜鱼。

这样的老式旅馆在海湾的东岸一家挨着一家。沿岸的路上随处可见渔船专用的绳索和起吊货物的吊车。渔具店和燃油店之间夹杂着餐饮店。街道上时常飘散着海水的腥味和油脂的臭味。

外地来的游客一般都不住西岸的旅馆。因为昔日烟花柳巷的痕迹太浓，多少有些令人望而却步。游人游玩后会坐上驿舟似的小舢板船离去，船头划过倒映在昏暗海面上的红色霓虹灯，泛起微微涟漪。其实，即使不经意间在那种旅馆里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回到东岸时，也不会再有人站在小楼手扶栏杆舞动长袖依依惜别。因此，每当听到昔日那些风光旖旎的故事，游人们也只有空怀羡慕了。

千鸟旅馆位于海湾的东岸，正对着西岸上那古老的花街柳巷。这是一家四层楼的西式酒店，也是本镇最大的旅馆。进门处设有一个酒店式的前台，负责接待的是戴领结的男服务生，前台一旁是大堂。二楼设有大大小小的宴会厅，三楼和四楼是客房，房间全都是日式的，所有的女侍也都身穿和服。

从晚秋到早春是该镇旅馆业的淡季，即使在正月，也常常门可罗雀、无人光顾。玄界滩的冬天寒风凛冽，还不时夹杂着冰冷的冻雨。

在这样的淡季里，却有一个中年男子自二月中旬一直住在千鸟旅馆。这个时候没什么客人，因此旅馆给他安排了四楼的一间景观房。这位客人顶着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头发底下是一张长脸，脸色苍白。前台的登记簿上留有他的基本信息：

姓名：小寺康司

年龄：三十九岁

职业：作家

住址：东京都大田区田园调布

此人尽管面容憔悴，可他身上的西服和手里的皮包却都是一流的。庄吉是千鸟旅馆的领班，平时大家都叫他经理，他觉得此人绝对有钱，于是给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锦之间。

负责这间房间的女侍叫真野信子，今年二十四岁。旅馆在忙碌的时候常会雇佣一些短工来帮忙，淡季则只有三个长期雇用的女侍。

刚开始时，女侍信子觉得锦之间的客人小寺康司很难伺候。他早晨起得很晚，直到十一点钟左右才起床吃一顿早中餐。到三点钟再给他送一次茶点。晚饭是六点左右，不喝酒。十点钟再做简餐给他当夜宵，顺便给他铺床，道一声晚安后离开。大多数时候，客人会坐在设有台灯的矮桌前看书，或面对着桌上铺开的稿纸沉思。

这位客人好像睡得很晚，有时磨蹭到半夜两三点钟仍不睡觉，也难怪他早上起不来。

他平时沉默寡言，性情冷淡。乱糟糟的长头发下那张苍白消

瘦的脸抑郁阴沉。他眼睛细长，眼角稍有些往上吊，鼻梁笔直挺拔，显出严厉之色。薄薄的嘴唇向两边咧开，形成了一张阔嘴，下巴尖尖的。

他是个高个子，但并不魁梧，肩膀好像女人一样瘦弱。眉宇之间老是蹙着神经质的川字纹。天色昏暗时，冷不防看见他紧锁双眉一动不动地坐在房间里，信子总是会被吓一大跳。天气晴朗时，他会去海角处转上一两个小时，除此之外，这位客人基本上足不出户。

“那个客人有点吓人啊。”

锦之间的客人所带来的这种阴沉沉的氛围，自他人住的第二天起就引起了另外两个女侍——梅子和安子的注意。

“是啊，真不舒服。”安子也附和着梅子的说法，说完注视着信子的脸。

她们三人的年龄差不多，梅子比其他两人大一岁。但是，从工作经历上来说，信子比其他两人早一年进这个旅馆，算是她们的前辈。

“偏偏选这么个天寒地冻的季节大老远从东京跑来，真是个人怪人。再说，咱们这里又没有什么温泉。”

往南三十公里处的山区倒是有嬉野温泉和武雄温泉，都相当有名。

“客人说是因为这里的鱼新鲜可口才来的。”信子答道，算是对两个同伴疑问的回答。

“就为了这个？不对啊，嬉野和武雄那边不是也可以吃到新鲜的鱼吗？那边一大早就派卡车来这里拉鱼。在那里吃到的鱼和在坊城吃到的没什么两样啊。”梅子认为品尝新鲜的鱼并不是

客人住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那位客人像是在写小说，所以专挑客人少的时候来。有温泉的地方游客太多、太闹了。”信子又替客人找出了入住这里的理由。

“真是在写小说吗？”安子问道。

“好像是。”

“你看到过？”

“没看到。不过他读的书都是些小说和讲小说理论的。”

“哦，怪不得你老往锦之间里跑呢。你不是很喜欢小说吗？过一阵子自己也要动笔写小说了吧？”梅子略带嘲弄地说道。

“谁说我要写小说了？”信子的圆脸“唰”的一下涨得通红，立刻激动地加以反击。梅子以前曾偷看过信子写在笔记本上的文章，所以信子现在听梅子这么一挖苦，觉得像被人揭了短似的，脸上有些挂不住，心里也来了气。

“对不起，对不起啊。”梅子见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前辈生气了，赶紧赔起了不是。因为上次偷看笔记本后，信子对她大发了一通脾气。

“锦之间的客人真的在写小说？我可是没有看到过。”安子为了劝解两人的争吵，转换了话题。

“我也没看到过，他总那么闲晃着。不过，信子是负责锦之间的人，一定看到过吧？”梅子为了讨好信子，故意柔声柔气地说道。

“我也没看到他写。可他的桌子上老是铺着稿纸，虽然每次进去都没见他写过一个字。肯定是他还没有想好，正在构思。别看他老是晃晃悠悠的，其实他心里一定非常苦闷。”信子说着，

眼前似乎浮现出客人那坐立不安的身影。

梅子和安子听了信子的话都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理解客人的状况。

“信子，你在杂志上见过‘小寺康司’这个名字吗？我是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安子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我也没见过。不过，可能我们没读过他的书，因为这位小寺先生所读的小说，都是挺难懂的那种。”

“但周刊杂志和女性杂志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安子说道。

“肯定是一个还没出名的小说家。”梅子说完自顾自地点了点头。

其实小寺康司的小说都发表在这些女侍不会涉猎的杂志上。那是专业的文学杂志，坊城的书店每个月只进一本，通常被淹没在别的杂志堆里，结果总是落满灰尘，被退回代销店。

小寺康司既不是新作家也不是文学大师，更不是文学杂志会争相印在封面上的流行作家，他只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实力派作家。然而，有些批评家非常看好他作品中那种自成气候的风格，十分期待他将来能在文学上取得突出成就。

但是，在玄界滩渔港小镇，这种文学杂志每月只来一本，还总是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去。因此，自然不会有人看到那些评论文章，也不会有人看到小寺康司这个名字，更不会有人看到评论家们煞费苦心地的解说《小寺康司的文学特异性》的那些文字。

不过，这个锦之间的客人表面上让人觉得极难接近，也只是开始的四五天而已。后来，他在信子的眼里就跟别的客人没什么两样了。在每天三四次的接触过程中，那位客人也终于开始与女

侍融洽相处了。

“信子姑娘是坊城本地人吗？”客人对女侍一开始说的话都如出一辙。

在这种情况下，信子一般都回答“是的”，或用“就是附近”来应付。但她觉得对于小寺康司不能这样随便。

“不是。我老家比这儿要再往内陆一点，叫作‘多久’。以前那里有煤矿。”

信子对外地来的客人都尽量用东京标准语，但她说的标准语总带着一股音调波动很明显的土话腔。

“来这里做了很久了吧？”小寺轻轻地用筷子夹起碟子里的菜，问道。他的说话声很低，和那张苍白的脸十分相称。

“嗯，已经五年了。”

信子五年前来千鸟旅馆当服务员，原因是老家多年的煤矿倒闭了。曾经在煤矿工作的父亲去世，嫁到大阪的姐姐把母亲接去了。当然，这些事信子并未对刚刚认识的小寺康司说。

“小寺先生每天待在房间里，不觉得闷吗？”这次信子先发问，她想更多地了解这位客人。

“没有啊。悠闲自在，挺好啊。”

小寺康司用手理了理乱糟糟的长发，本来就细的眼睛更是笑成了一条缝。但他眼里并没有愉快的笑意。他的手指又细又长，就像女人的手。

“我想，近日里会有您的同伴来吧？”信子随口问道。

“谁知道呢！”小寺康司又一次眯缝起眼睛，眉宇间的皱纹依然如故。

听到这样带否定意义的回答，信子的心里舒坦了许多。信子

对这位客人原本就没有什么好感，如果在如此清淡寂寥的季节，房间里整天窝着一对男女，在一旁走过都得小心翼翼的，实在不好受。

“可是，您一个人总会寂寞吧？对面有酒吧，可以过去散散心。”气氛放松后，信子嘴里的标准语也开始不标准起来。

虽说是酒吧，其实那里面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不过信子觉得，现在对这个客人讲这些还为时过早。

“从前对面有许多秦楼楚馆吧？”

原来他知道。站在四楼的这间房间里，越过海湾中成排的渔船桅杆，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对面同等高度上，在屋顶上闪烁着的霓虹灯。

“团队客人来时，常叫小船到对岸去玩。”

“嗯，要是和朋友一起的话，说不定我也会去。但我一个人就算了。再说，我也不能喝酒啊。”

小寺康司用他那对小眼睛瞟了一眼对岸。阳光下，对岸的老房子显得破败不堪，或许正是这番景象败坏了他的兴致吧。

他不喝酒，他的食案上也不要放酒壶，并且现在又从他嘴里听他说，他对有女人的酒吧也不感兴趣，信子不由在心里拿他跟下坂一夫作比较。

唐津市陶瓷店主人的儿子下坂一夫不仅喝酒，好像还和市内酒吧里的女人混得很熟。他自己虽极力隐瞒，但还是会露出马脚。他承认曾经交往过两个酒吧女人，但也咬定后来与她们没有来往。

“写小说的人，是不是不实际体验一下就写不出来呢？”信子想起了一夫的口头禅，于是请教小寺康司。

“这个嘛，也不能一概而论。”小寺用手捋了一下发梢，说道，“……当然了，有过体验总比没有强吧。呃，我对于小说也不太懂。”

“您不是在写小说吗？”

“小说是很难的哦。”对于信子的问题小寺康司没有正面回答。他定睛看了一会儿信子。信子有双圆圆的眼睛，鼻子微微上翘，嘴唇厚厚的。

“你是不是想写小说？”

2

信子没打算自己写小说，但她一直喜欢看小说。

在女作家中，她尤其喜爱林芙美子¹。这位作家的前半生可谓历尽艰辛。在林芙美子小时候，她和母亲一起被父亲从家里赶了出去，光小学就转读了十几所。后来，她在广岛县尾道考上了女子高中，为了交学费，晚上不得不到帆布缝制工厂打工。她曾跟随恋人去了东京，但恋人大学毕业回了老家，于是她被抛弃了。之后她给人摆过夜摊、看过澡堂、给报社打过杂，还做过女佣、赛璐珞工厂的工人、毛线店售货员、咖啡店女招待等工作。在林芙美子的自传体小说中，附有对其亲身经历的解说，这让信子读得热泪盈眶。

例如，林芙美子写过一篇题为《风琴和渔镇》的小说，书中描述了她在十四岁时第一次跟着继父和母亲来到尾道的情形：

1 林芙美子（1903-1951），原名宫田芙美子，日本女小说家、诗人。1930年发表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放浪记》，描写自己苦难的经历，因此扬名文坛。其作品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庶民的哀欢，尤其是妇女的遭遇。

垂柳的对面，并排着三家被煤烟熏黑了的旅馆。小镇的上空布满了大片大片的卷毛云，许多商店的招牌上都画着鱼图案。

我们漫步在海边的道路上，听到一家挂着鱼招牌的店里发出噓噓的口哨声……

走到这家店门口朝里面一看，只见几个浑身沾满了鱼鳞的小伙子，正和着“噓噓”的口哨节拍砸着鱼骨。

招牌上所画的鱼是腮边夹着青竹叶的鲷鱼。面对用滑稽有趣的动作制作鱼糕的小伙子们，一时间，我们都看得入了迷。

“喂，小伙子，你们店挂出太阳旗，有什么用意？”

小伙子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懒洋洋地转过头来说道：“市长大人驾光临了呗。”

“哦，这下可得热闹一阵子了。”

随后，我们又一齐往前走。

海边有许多小码头。在河水一般平静的海面上，有一座形状柔美的小岛。岛上有许多开着白花的树，树下有一头牛，慢吞吞地踱着步。

真是风景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信子觉得，书中所描绘的风景，简直和坊城这座渔港小镇一模一样。的确，在这条马路及码头上，除了千鸟旅馆以外，还有三四家“被煤烟熏黑了的旅馆”。挂着画有腮边夹着青竹叶的红

色鲷鱼招牌的鱼糕店，这里也有三家。砸鱼骨如今已由电动机器代劳，但用菜刀剖开鱼肚子并从中掏出黑红色的内脏扔进桶里的活儿，还是由站在案板前的那一排男人婆似的中年妇女来干。

“河水一般平静的海面”似乎就是在描述这片海湾，这里的海面上虽然没有“形状柔美的小岛”，但有从东西两岸延伸入海的一长一短的海岬。海岬的小山丘上随处都有橘子园，每到春天也同样是一番白花飞舞的景象。

信子虽没见过那座叫尾道的渔港小镇，但总觉得它和自己所在的坊城小镇差不多。不过，也有不太像的地方。尾道应该没有花街柳巷的历史痕迹。

然而，信子并不在意这些不同之处，执拗地将她自己所在的小镇看作是林芙美子小说的舞台。就连被玄界滩的大风催赶着的白云，她也认为就是尾道小镇上空那“大片大片的卷毛云”。

信子现在的身份是旅馆女侍，和林芙美子的部分经历很相近。她虽然没打算要写小说，但非常喜欢读。

信子的男友是住在唐津的下坂一夫，他经常在同人杂志上发表小说。不过信子喜欢读小说并不是受了他的影响，因为早在认识下坂一夫之前，她就非常喜欢文学。

在林芙美子的作品中，信子最喜欢的就是《风琴和渔镇》。小说中的对话一般都是用东京标准语写的，但这篇小说中的用语，几乎和她及身边人所说的方言一模一样，所以单凭这点就让信子感到林芙美子的作品格外亲切。小说描述得格外生动形象，那个拉手风琴的卖药人，跟在他身后的妻子，还有十四岁的女孩子，仿佛就在眼前。

“啊，这里的景色不错啊！”“我要吃章鱼腿！”“不要吵！你没见你爹娘穷得叮当响吗？”“又来了！一坐上火车就想吃这吃那的……”“不嘛，我要吃章鱼腿！”“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讨厌！”“我就是想吃嘛！”“这个地方还挺不错的。刚才在火车上就看到很多寺庙，也有很多渔民。看来药的销路会不错。”“真的吗？”“啊……我要吃章鱼腿。”“又来了！你爹光火了！要把你的风琴扔到海里去了。”“又在嘀咕些什么？”“真拿你没办法。”

这些九州腔的方言对话中还混杂着广岛腔。这样的方言小说总会让信子产生强烈的共鸣。

因为我讲的是方言，所以经常受到老师的训斥。老师是个三十出头的胖女人，刘海夸张地盖住额头，后面扎着一条抹布似的束发带。

“大家应该讲东京话。”

于是，大家说到自己时都以“我……”来开头，听起来温文尔雅。可我一不小心就说“俺……”，结果招来大家的一通嘲笑。

在千鸟旅馆，员工们对来自本县的客人可以使用方言，而接待近县以外的外地客人时，老板要求必须使用标准语。

可是信子跟客人熟络以后，聊得投机时常常会忘了规定，冒出本地的土话。这种情形也和小说里一模一样。